

情梦析 八洞天

〔清〕安阳酒民 著
〔清〕徐述夔 著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导 读

《情梦析》又名《三巧缘》，共四卷二十回，约十一万余字。卷端题“警世奇书”署“蕙水安阳酒民著，西山灌菊散人评”。作者真实姓名失考。有康熙年间啸花轩藏版本，藏于大连图书馆。清刘廷玑《在园杂志》已引此书，可知成书于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以前。又有华文堂刊本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有藏。

这部清初的长篇章回小说，融才子佳人与劝善戒恶于一炉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世情风貌，对了解那一时代的社会有一定的认识价值。

全书的主要内容是：明朝崇祯年间河南鹿邑县秀才胡楚卿，风流倜傥，富有文才。一日偶遇兵备官沈长卿之女沈若素，一见倾心，便卖身至沈府当书童，更名为喜新。沈夫人见喜新勤谨，把婢女衾儿许配给喜新，但喜新却钟情于沈若素。二人互通倾慕之心，以扇传情。喜新的好友俞彦伯，与

情梦析·八洞天

沈家有世交，为喜新做媒，聘若素为妻，沈夫人嫌其没有功名，未允。

沈长卿镇抚冀州，有贼寇攻城，沈长卿未及时出兵，遭弹劾，押送京城，一家人四处避难。沈长卿被判巨额罚金，若素回乡筹资。恶少库公子欲纳若素为妾，若素之父应允，若素以衾儿代嫁。衾儿施计出逃，巧遇喜新，喜新却把她嫁给了好友吴子刚。

若素女扮男装入京，途遇另一女扮男装的秦惠卿，两人一见如故。喜新亦筹资赴京营救沈长卿，巧遇乔装的若素，把银子交付与她，分别而去。秦惠卿亦解囊相助，沈长卿终获出狱。后胡楚卿金榜题名，与沈若素、秦惠卿共结连理。胡楚卿看破尘世，归隐山林，与美人、诗酒相伴。

《情梦析》是一部世情小说，并无淫词秽语，或因有男女之情的描写而遭禁。

《八洞天》是一部清代的短篇小说集，凡八卷，约十四万字。卷首署“笔炼阁主人编述”，书前有作者自序，称该书乃《五色石》的续作，亦当成书于清康熙至乾隆年间。据学者考证，笔炼阁主人即徐述夔。他原名麋雅，江苏东台人，乾隆三年（1738）举人。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原刊本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抄本，故宫博物院藏有满文抄本。

作者在自序中说明了著书的旨意：人世间不如人愿的事太多，他要弥补和替代它们的缺陷和不足，故营造一理想境界的“别一洞天”。贯穿全书的是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，意在劝戒世人行善黜恶。

每卷演述一个故事，即是一篇短篇小说，人物、故事都

较集中，阐述一个伦理问题。每卷都有三字标题，揭示全篇中心。

卷一《补南陔》，取《诗经·小雅·南陔》诗意，讲述妻妾关系。宋仁宗年间，贝州鲁翔中进士，携妾楚娘归，妻石氏逼妾出家。后贝州战乱，石氏避难道观，楚娘盛情款待，石氏尽弃前嫌。卷二《反芦花》，写继母优待前妻之子的故事。卷三《培连理》写夫妻关系，叙述了一个奇女子不嫌丈夫贫贱，更不嫌丈夫残疾的故事，竟然使眼瞎变明，耳聋复聪。卷四《续在原》，写兄弟宗族关系，奉劝兄弟和好。岑金不肯收养兄弟岑玉，私去收养假子，苍天却教他收养了岑玉的儿子。卷五《正交情》，讲朋友邻里之间要以道义相交，不可以财帛相通。卷六《明家训》，讲述一个孝子生孝儿、逆子生逆儿的故事，说明为善有益，作恶自伤的道理。卷七《劝匪躬》，讲义仆救幼主的故事。仆人王保精诚感天，两乳竟生出奶来，哺育幼主。卷八《醒败类》，旨在惩戒贪心。

徐述夔因涉清朝吕留良文字狱案，被剖棺戮尸，其诗稿、著作一律焚毁，这部小说自然也不能幸免。

（吕庆业）

本 册 目 次

情 梦 桥	1
八 洞 天	165

目 录

第 一 回	观胜会游憩梵宫 看娇娃奔驰城市	 (1)
第 二 回	小秀才改扮书童 老婆子拿板券保	 (9)
第 三 回	楚卿假赠鹿葱簪 衾儿错认鸳鸯谱	 (17)
第 四 回	没奈何押盘随轿 有机变考古征诗	 (24)
第 五 回	题画扇当面挑情 换蓝鱼痴心解珮	 (32)

情梦析

- 第 六 回 沈夫人打草惊蛇 (40)
俞县尹执柯泣凤
-
- 第 七 回 守钱袅烧作烂虾蟆 (47)
滥淫妇断配群花子
-
- 第 八 回 村学究山舍做歪诗 (60)
富监生茶坊传喜信
-
- 第 九 回 费功夫严于择婿 (68)
空跋涉只是投诗
-
- 第 十 回 端阳哭别娘离女 (76)
秋夜欣逢弟会兄
-
- 第 十一 回 丧良心酒鬼卖甥 (83)
报深恩美婢救主
-
- 第 十二 回 有钱时醉汉偏醒 (91)
遇难处金蝉脱壳
-
- 第 十三 回 贞且烈掷簪断义 (104)
负淑女二载幽期
-
- 第 十四 回 刚而正赠妇无淫 (112)
哄新郎一时逃走
-

第十五回	错里错二美求婚 误中误终藏醋意	(118)
第十六回	是不是两生叙旧 喜相逢熬煞春心	(126)
第十七回	贴试录惊骇岳母 送灯笼急坏丈人	(135)
第十八回	戏新妇吉席自招磨 为情郎舟中多吃醋	(143)
第十九回	假报仇衾儿难新郎 真掉包若素寻夫婿	(149)
第二十回	醒尘梦轩庭含笑 联鸳被鱼水同谐	(157)

卷 之 一

第一回

观胜会游憩梵宫

看娇娃奔驰城市

词曰：

韶光易老，莫辜负眼前花鸟。从来人算何时了，批古评今，感慨知多少？贪财好色常颠倒，试看天报如誉稿。却教守拙偏酬巧，拈出新编，满砌生春草。

——《醉落魄》

这首词，是说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谁不愿玉食锦衣，娇妻美妾，哪晓得才出娘胎，苦乐穷通，已经

情梦析

停停安安注定，不容人矫揉造作。惟君子能造命，惟积德可回天。比如一棵树，培植得好，自然根枝茂盛，开花结果，生种不绝；若做宋人掘苗，非徒无益，反加害矣。昔王敦图贵而优辜，季伦拥货而致死，天子不能救臣之饿，谋臣不能保霸王之刎，莫非命也。就是有福气的，也要知止知足，不可享尽。玉树后庭花遽谢，馆娃宫里顿成灰。谁许你恣情酒色么？若依得人算，文王不囚于羑里，孔明不悲于五丈原，邵康节老头儿用不着土馒头了。大抵乾坤似一间屋，日月像箜篌大两面镜，一天星斗，又如许多小镜，远近上下，处处挂着。人在中间像一个蜘蛛，这里牵丝结网，镜里也牵丝结网；这里捉缚蚊虫，镜里也捉缚蚊虫。闪过西边，东边的照着，藏在底下，上面的照着，才一举动，处处镜子里面，都替你记账。真是毫发不爽，报应分明。故作善降百祥，作恶降百殃，如藤缠树一般。

在下今日却不说因果，类叹佛偈尼姑；也不说积德，类讲乡约里老，只说个心术。若说到心术，看官们又嫌头巾气，恐怕道隐衷，对着暗病，就要掩卷打盹，取去□□□□□了。不如原说个“情”字。心如种谷生出芽，是性；爱和风甘雨，怕烈日严霜，是情。今人争名夺利，恋酒贪花，哪一件不是情？但情之出于心，正者自享悠然之福；不正者就有掘苗之结局。若迷而不悟，任情做出，一如长夜漫漫，沉酣睡境，哪个肯与你做冤家，当头一喝，击柝数声，唤醒尘梦耶？此刻乐而不淫，怨而不怒，贞而不谅，哀而不伤，多情才子，具一副刚肠侠骨，持正无私；几个佳人，做一处守经行权，冰霜节操。其间又美恶相形、妍媸各别，以见心术之不可不端，所以名为《情梦析》。绝古板的

主意，绝风骚的文章，句句妩辞雅谑，一段幽情，令观者会心自远，听我说来。

崇祯年间，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地方，有一秀士，姓胡名玮，字楚卿，生得琼姿玉骨，可人如绿萼梅花；绣口锦心，饱学比青霜武库，十三岁入庠。父亲胡文彬，曾做嘉兴通判，官至礼部郎中，母黄氏，封诰命夫人，时已告老在家。一日，吴江县有一个同年，姓荆名锡仁，来归德府做同知，晓得胡楚卿童年隽艾，托鹿邑知县作伐，愿纳为婿，就请到内衙读书。

县尹将荆锡仁之意达于胡文彬。胡文彬大喜，茶过送出县尹，正要进来与夫人儿子商议，谁知胡楚卿在书房先已听得。见父亲送出知县，走至厅后，见一个管家对书童道：“当初我随老爷在嘉兴做官，晓得下路女子，极有水色，但脚大的多，每到暑天，去了裹条，露出两只雪白的肥脚，拖着一双胡椒眼凉鞋，与男人一般。如今荆家小姐自然是美的，只怕那双脚与我的也差不多。”正在那里说笑，不料被楚卿听了，想金莲窄小三寸盈盈，许多佳趣俱在这双脚上，若大了，有什么趣？况且风俗如此，总是裹也未必小，不如向父亲说，回了他倒好。恰好胡文彬至里边，把上项事一五一十说着。夫人未及开口，楚卿接口道：“虽承荆年伯美意，但结亲太早，进衙读书又晨昏远隔膝下，况乡绅与现任公祖联姻，嫌疑未便，不如待孩儿明年赶过乡试，倘赖祖宗之荫，博得个鹿鸣宴，那时怕没有邻近名门，如今着什么紧？”老夫妻二人见他说得有志气，便也快活，就复拜县官，回绝荆二府。因此蹉跎，不曾与楚卿聘下一房媳妇。

不意十五岁上，父母相继而亡，鬻踊痛器，丧葬尽礼，

情梦析

忙了几个月。倏忽又是周年，挨到十七岁上，思量上无父母，又未娶妻，家人妇女无事进来，冷冷落落不像个人家。因与老管家商议，将伏侍老夫人的两个大丫头都出配与人；把楼房暂典于族叔胡世赏，他现升户部员外，得价三百五十两。自己却移在庄上花园居住，只同一房伏侍家人，一个养娘，一个小厮，唤清书，年纪十五岁，五六口过活。当时三月天气和暖，想平日埋头读书，并未曾结识半个朋友，上年又有服，不曾去得乡试，如今总是闲在家里，坐吃山空，也不济事，心上就要往外行动。便叫苍头唤两个老管家来，一个名周仁，是掌租产的，一个名蔡德，是向来随任的，俱有妻室另居。一齐唤到，因对他两个道：“老爷在日，有一门生俞彦伯，系陕西绥德府米脂县人，曾借我老爷银一百八十两，今现任汝宁府遂平知县。我如今一来历览风景，二来去讨这项银子，或者有赠，也不可。前房屋典价银三百五十两，尚未曾动，周仁你与蔡德儿子蔡恩各分银一百六十两，买卖生息。尚存银三十两，我要做盘费。蔡德你同我去，一路照管，叫你老婆儿子暂住这庄上来，与我看守家内。”随即将银子交与两人。蔡德领命自去收拾行李起程，楚卿就唤清书、养娘整治行囊，择本月廿六日出门。

至期，蔡德及儿子蔡恩并老婆媳妇，清早都来了。楚卿交了什物锁钥，吩咐养娘，并在先服侍的一房家人看守门户。自与蔡德、清书觅牲口，装上行李遂往商水。一路问景观风，往商水，进项城，来到上蔡界口，隔着遂平，只差九十里。此时已是四月初七日。那地方有一禅林，叫做白莲讲寺，真是有名的古刹。一路上听人传说明日去看盛会。天已将暮，三人下了饭店，问主人道：“此去白莲寺，有多少

第一回

路？”店主人道：“这里到白莲寺，只有二十里。再去五里，就是上蔡城。相公若是便路，明日人山人海，何不也去走走，少不得我们都要去的。明日五更造饭，上午早到。”楚卿道：“我便要去。”遂用了晚饭，自去安寝。

果然四更时分，就有人行动。楚卿起来，梳洗毕，吃了饭，唤牲口，装上行李，算还饭钱。店主人道：“相公，请先行一步，舍下收拾随后就来。”遂辞主人出门，东方却才发白。一路上，男女络绎不绝。及至寺前，刚上午时候。只见山门口先歇下五乘幔轿。楚卿也要下驴，掌鞭道：“相公，我们牲口是要趁客的，不如送你在饭店安歇，打发我先去罢。”楚卿道：“也说得是。我在此游玩少不得吃些点心。”就在附近饭店住下，打发掌鞭去了。

三人吃了点心，吩咐店主照顾行李，三人同步至寺前。此时烧香游玩的已是挨挤不开，男女老幼，何止一万。三个不离左右，挨到山门，看那匾上写着四个大字是：白莲古刹。一路去只见：

先列两个哼哈菩萨，后塑四位魔体金刚。布袋佛张开笑口，常尊者按定神杵。炉烟飞翠，烛影摇红。正殿上金灿灿大佛三尊，两旁边花流流阿罗十八罗汉。准提菩萨供高楼，千首观音藏宝阁。到讲堂钟声法鼓依稀响，二月春雷佛号梵音，仿佛洒半天风雨。老和尚喊破喉咙，小沙弥击翻金磬。斋堂里，饿僧吃面不怕烫痛嘴唇皮；香积厨，老道烧茶哪管焦破锅子底。孩儿们，玩的玩，跳的跳，手拿麻糖甘蔗；老人家，立的立，拜的拜，口念三世阿

情梦析

弥。还有轻薄少年，扯汗巾，挖屁股，乘机掉趣；又有风流子弟，染须毫，试粉壁，见景留题。那些妇女，老成的，说老公，骂媳妇，告陈亲眷；骚发的，穿僧房，入静室，引惹闹梨。还有口干的，借茶盅，拿盏子，呼汤呷水；尿急的，争茅坑，夺粪桶，哪管露出东西。

楚卿三人，挤入挤出，到处观看。到了下午时候，人也渐疏，转出山门，早来这几乘轿子，尚在那里。想道：“定是大户人家女眷怕人多不雅，所以早来进香，如今必在静室，等人散方回去，我且在此看一看。”停了半个时辰，山门口一发清静，等得不耐烦要回去，只见一群妇女丫环、三四个尼姑，约二十余人，前面几个男子，先走来唤轿夫，遂将轿子乱摆开。胡楚卿定睛看时，中间几个珠翠满头，香风拂拂。一个年老的，约有五旬，先上轿；次后一个十二三岁的与一个垂髻的，合坐一轿；第三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，艳丽非常，却也看得亲切。那些跟随妇女一齐挤来，只是不曾看着脚。这里看未完，那边又有一个上轿。楚卿立在西边，轿子却在东边，急站足看时，那女子转身，左脚已进轿内，右脚刚刚缩进，一只红绣鞋，小得可怜，面庞竟未曾看得，并不知有多少年纪。慌忙再看，后面只剩一顶空轿，等着个半老佳人在那里与尼姑说话。楚卿懊悔不及。那前面先上轿的三乘，已起身了。只见第四乘，尚等着后面，忽轿内一只纤纤玉手带着金钏，推起半边帘子，露出面来，似要说话光景，见了楚卿，却又缩进。看官你道什么缘故？原来是小姐见前面轿子已去，竟欲唤养娘催后面母亲起身，见有人看，

忙缩进去，原是无心。

楚卿打个照面看着，惊喜道：“天上有这样佳人，真是绝色，又且有情，推帘看我。”正在思想，那两乘轿都起身了。忽清书在旁道：“相公，不知谁家小姐，如此标致，可惜后来不知嫁与何人享福？”楚卿道：“你如何知她未嫁。”清书道：“我明明见她是盘头女儿。”蔡德也接口道：“其实还是一位小姐。”楚卿见二人都赞，不胜心痒，因说道：“我等了半日，未曾看得亲切，料她必住城内。明日省走几里路也好，你两个可速速还了饭钱，搬行李进城安歇。我先去，偏要看她一看。好歹在县前等我。”说罢急急赶去。正是：他撇下半天手韵，我拾得万种思量。楚卿及赶上轿子，尾后半箭之地。路上也无心观看，及进了城，又行了三四条街，五乘轿子都立住脚，不知轿内说些什么，只见丫环妇女，分走开来，前面三乘轿子，望南去了。尼姑也去了。后面两乘，望西直去，原来是两处的。楚卿随着后边轿，也望西来。

走过县前，又过一条街，到了一个大墙门首，将轿子歇下。楚卿急挨上前。这些妇女掀开两处帘子，先走出一个老的，后走出一位小姐，果然体态轻盈，天姿国色，是个未笄女子。上阶时露出金莲半折，与丫环们说说笑笑，飘然似天仙的竟进去了，并不曾把楚卿相得——相。那楚卿乘兴而来，不觉扫兴而归。望北行了三五丈，又转身来，把墙门内仔细一看，痴心望再出来的景象，忽见门边有一条字，上写着：“本宅收觅随任书童。”

楚卿那时已魂飞天外，见了此字，不觉欢喜，暗想道：“我这样才子，不配得个佳人，也是枉然。况天下美女要比她，第二个再没有了。但不知内才如何耳？如今我又不岁

情梦析

考，总是出来游玩。就要往遂平讨银子，何不着蔡德先去。我趁此机会，明日扮作书童，做进身之策，得与小姐亲近，闻一闻香气，也是修来的。若再有才，我就与她吟诗答对起来。倘能够窃玉偷香，与她交亲，讲明成就了百年姻眷，岂不是一生受用？”你看楚卿一路胡思乱想，都是孩子气的主意；忽又跌足道：“不妥！我如今已长大了，怎么扮作书童？”看官你道为何？原来人家公子，到八九岁，就有些气质，到十二三，竟妆出大人身分来。楚卿这几年，涉历丧葬，迎接宾客，岂不自认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丈夫，今要改扮小厮，恐怕长大不像样，所以跌足。却不曾想到自己虽交十七岁，而身材尚小，还是十四五的光景，且身子又生得伶俐，要做尽可做得。

楚卿正在那里算策，却事有凑巧；见一个垂髫童子，远远而来。楚卿有意走到那童子身边，与他比了一比，自己尚矮他寸许，忙回头一相，见自己身躯比他小些，暗暗欢喜道：“我如今若到他家问姓就有人认着我，不如叫蔡德去罢。”

欢喜无限，急急行来，却也作怪，寻不见县前，急到了官塘桥，自忖方才不曾有，必是行错了。急问人时，说是官塘桥，又问：“到县前多少路？”那人道：“里半进南门，再直走一里，左手转弯就是。”原来楚卿想扮书童思与小姐做亲的时节，不觉出了神，错认向南而去。那楚卿原也不知，自己好笑起来，只得转身，走到南门，再问县前来。蔡德远远窥望，接着道：“相公这时候才来！我们下处已等多时，日色晚了，可快些去罢。”楚卿一头笑，一头走，随蔡德到下处来。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小秀才改扮书童

老婆子拿板券保

词曰：

才遇仙娘，见推帘轿里，有意咱行。春山云黛色，秋水撒晴光。花解语玉生香，想杀我刘郎。没奈何，乔妆剪发托入门墙。痴情欲傍西厢，似云投楚峡，蝶向花房。琴挑心未逗，杼杵意失防。若个事，九回肠，与哪个商量。且学他登楼崔护，一试何妨？

——《意难忘》

话说胡楚卿随蔡德来到下处，清书笑脸迎问道：“相公可曾看见么？”楚卿把眼色一丢道：“胡说！”清书与蔡德会意，晓得店中杂闹，远方人看妇女不便，明日路上闲讲未迟，因此就闭了口。楚卿暗暗想道：“我明日要做这勾当，蔡德是老成人，必然力阻。若叫他去访问，倒惹他疑心。不